

# 向东方 寻出路

——记广州交响乐团交响作品《中国诗歌》专家研讨会

意大利诗人但丁认为,诗歌不可翻译,因为美感和韵律会流失。于翻译中国古诗词而言,这种理论尤显说服力,却并不能阻止西方对东方思想美学的倾慕和亲近。事实上,汉斯·贝特格翻译的《中国之笛》与马勒《大地之歌》、潘德列斯基《第六交响曲》正是西方人以中国古诗词为媒的艺术再创作,借东方思想寻找突破的伟大尝试,潘德列斯基的作品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伟大作曲家在“中国故事”里寻找出路的代表作。

潘德列斯基《第六交响曲(中国诗歌)》,男中音与交响乐团)是广州交响乐团与德累斯顿爱乐乐团联合委约的作品,2017年9月24日由广交首演;其后也在第2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、第11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演出,并成为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。该作预计今年5月登上欧洲舞台,由迈克尔·桑德林指挥德累斯顿爱乐乐团携手男中音歌唱家马蒂亚斯·戈埃内做德国首演。这部

新作品在短时间内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中国诗歌跨越千年讲述普世情怀,沟通东西文化。这部被潘德列斯基称为“可能是最后一部告别交响曲门类的作品”,与马勒一脉相承,充满回忆的色彩,其简约的室内乐式创作手法则颇有中国书画简约凝练的风骨。

在4月3日广交举办的“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——广州交响乐团交响作品《中国诗歌》专家研讨会”上,作曲家郭和初对潘德列斯基这部作品有非常精到的解读:“这部作品充分表现出现代音乐的特征:调性模糊、功能性无存、色彩性鲜明,这种模糊、‘混沌’的和声音响,似乎很有‘中国味’,古色古香,用于描写中国诗歌的意境,表现其色彩与氛围,非常贴切。”这种“贴切”是潘德列斯基对中国诗歌由景入情的过程中,对音乐“造景”的至高理解,尤其是这部作品中头3首《闻笛》《异乡》《河上》,暧昧模糊的和声效果颇有法国印象派

眼中东方的意象。其中《异乡》(李白《静夜思》)在李白笔下漏尽更残、午夜梦回的思乡愁绪之上,平添幽暗阴沉的梦魇色彩。这种重新创作,可谓对这首中国人尽皆知的作品的“另类”解读。回想潘德列斯基“二战”时期在波兰的离乱经历以及他在《广岛受难者挽歌》中的战争反思,不难理解到,他用音乐再现的《静夜思》不只是游子思乡,更是出于李白、深于李白的现代性反思。像这样的细节在这部作品中比比皆是,用作曲家李海鹰的话来表述,是“德国系统作曲家中暗含中国文化密码”的作品。

《第六交响曲》创作历时10年,在此之前,作曲家的第一到第八号交响曲早已写成并录音。这首作品创作之时,作曲家已功成名就,但创新思维、世纪之交动荡的文化气候在他内心激发了另一次音乐冒险。“我总是瞄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。”潘德列斯基在80岁谈到创作动机时,也是一副充满冒险精神的模样,而这个时候正是《第六交响曲》创

作的关键时期。中国诗歌曾几何时也是一个“遥不可及”的探寻目标。马勒之后谁还敢触碰中国诗歌?潘德列斯基敢,并创作出一部杰出的作品。中国作曲家房晓敏评价这部作品是“外国人用他理解的中国风格讲述中国故事,没有背离现代性的传统,但有回归后浪漫主义的倾向;既考虑观众接受的层面,也具备艺术的高度。”

马勒创作《大地之歌》于新旧世界交替、战争一触即发之间,他在唐诗中找到心内与身外的和解之道;潘德列斯基写作《第六交响曲》之时,正值中外文化交流自盛,他借李白、杜甫、李清照的字句描绘出东西共铸的音乐图景。不同时代的语境变迁,西方音乐都在中国诗歌中找到一种出路。潘德列斯基《第六交响曲》不是歌舞升平的应景之作,而是对不同种族、文化的人们所必须经历的共同命运的严肃思考,也正因如此,这部作品更显深邃、动人。

翟佳